



1 被调剂的人

升入大学前的暑假,艾菁在不安中度过。高中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一直做她的思想工作,劝她回去复读,并给她开出了优厚的复读条件。

在上一学期一个多月的时候,她去到学院书记办公室递交了退学申请。学院书记劝她把退学申请拿回去,对方告诉她,当她大学毕业以后,就会发现专业并不重要,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。最终,艾菁决定留在护理学院,她担心丰厚的复读条件背后意味着“高期待”,而她害怕达不到“期待”。

同样被调剂到护理学专业的梁春燕,老家在广东韶关,2014年参加高考时,她一心想留在广东省内,选一个不学高数的专业。她考上广东一所医药类的二本院校,以两分之差没被第一志愿的英语专业录取,被调剂到护理学。

她记得,刚入学时,班主任开年级大会,问:“第一志愿是护理学的举手。”二百多个人里只有十多个人举手,剩下都是被调剂过来的。

2 “紧迫感”与“高门槛”

梁春燕印象里,护理学专业处处都渗透着“紧迫感”。

大一上学期,共有13门课程,周一到周五只有一个半天没有课。

生理学、病理学、药理学、细胞的化学与生物学、局部解剖学等基础医学的公共课程,临床医学专业要到大二才开设,护理学在大一就已开设;内外妇儿(指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)课程在临床医学专业大三、大四开设,却是护理学专业大二学生的必修课。

对此,梁春燕解释说,临床医学是五年制的,而护理学四年制,需要在更短的时间里把课程学完,但可能没有临床医学学得细。

课业负担的沉重,使得护理学专业的学习氛围一直很浓厚。

考试前的一个月,护理学专业的宿舍灯火通明。梁春燕记得,仅仅外科护理考试的复习资料就有一千多页PPT。但她没有考虑过转专业,在她看来,在医药类的大学里,可选择的专业范围有限,临床医学、药学这样的热门专业,又转不进去。

艾菁也放弃了提交转专业申请,她所在院校每个专业转出和转入的人数都有名额限制,大一绩点排名年级50%左右的她,担心递交了申请,却没转成功,“给老师留下排斥这个专业的印象”。与此同时,金融、会计类的专业难度较大,大一就开设了高等数学、线性代数等课程,她担心去了也跟不上进度。

“所以我觉得既然不知道要选哪个,不如就读上天替我选的(护理学)。”艾菁说。

在艾菁所在四人寝室里,有一个室友和她一样迷茫,放弃了提交申请。另外两名室友,都坚定地想要离开。其中一个忍受不了熬夜,转去了计算机专业;另一个室友家里有长辈是口腔科医生,提交转专业申请时才发现口腔医学专业这一届不招转专业学生,于是选择退学复读。

每届大一结束,申请转专业的时候,护理学院都要经历一段人心惶惶的波动。艾菁经常听到有同学抱怨:“护理学得好的,才有资格转专业,学得不好的人反而转不了。可学得好的为什么要转走?”

3 “护士不只是打针、发药”

在艾菁原有的认知里,“护士只会打针、发药,像在流水线上工作。”

但在大学里,她不但要学基础医学、组织胚胎学、系统解剖学等专业课,还要学心理学、护理美学、职业礼仪等课程,目的是在临床上达到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,让病人在身体和心理上都能得到照护。

在护理职业礼仪实验课上,艾菁要练习站姿、坐姿、走姿,以及化妆。

尽管到了临床,艾菁很少化妆,插花的技能也很少有用武之地,但她觉得学得越多,能给病人提供的帮助越全面,“护士好像也挺厉害的”。

2019年6月,大三暑假,艾菁去到一家位于深圳与学校有合作的三甲医院实习,并在毕业后被留用。

她所在的医院实行责任制整体护理,每个护士要管6到10名病人。除了最基础的打针、输液、发药,在内科实习时,护士的工作还会涉及给病人输血、化疗、放疗、心电图等。输液泵、注射泵、肢体气压治疗仪,红外线烤灯、微波治疗仪等设备都是由护士进行操作。

艾菁印象最深的,是在血液内科实习时,血液内科病人到了晚期经常有病情变化,半夜突然呼吸困难,多器官功能衰竭,护士需要随时准备配合医生抢救。

而在血液内科,给病人打针、发药、生命体征检测都更加频繁,化疗病人用于输液的中心静脉导管也需要护士来维护。

除了临床上的工作要处理,她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写护理文书,详细记录病人的生命体征,病情变化,填写血压评估、疼痛评估、营养风险评估、皮肤压力受损评估等量表,为医生诊断、治疗提供决策依据。

她记得有一个20多岁白血病晚期的女孩,对方在医院里住了很久,状态很差。但她每次夜里查房走进,对方听脚步声就知道是她——因为她脚步声很轻。

被调剂的人生

●二百多人的护理学专业新生,只有十多人不是被调剂过来的

●在“调剂”和“转专业”背后,你是否了解护理学这个专业?

●专业对口,护理学的职业现状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



今天,重庆高考志愿填报的最后一天。

根据重庆市2023年高考志愿填报安排,重庆市统一高考志愿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,今天18:00之后,志愿填报将全部截止。

高校与专业的选择无法确定一个人未来职业发展的走向,但不可否认的是,志愿填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考生未来的职业规划。

今天,我们从一个常被“调剂”的专业——护理学背后,来看看当年一位重庆考生的职业规划。

从小是留守儿童,老家在重庆的一个镇上的艾菁2016年参加高考,她超出重庆文史类一本线40多分,被一所位于中部省会城市的211院校录取,调剂入读护理学专业。收到录取通知书时,她感到错愕,因为数学好,她第一志愿填报了会计学,“不知道护理学是干吗的”。



艾菁在护士站

《健康评估》的课堂



还有的病人和她说:“你打针怎么不痛啊?”“你是我住院这么多天,唯一一个打针不痛的护士。”

艾菁逐渐意识到,可能只需要多花费五分钟的时间陪病人聊两句,帮他拽一下没穿好的衣服,给他倒一杯水,就能带给病人很大的精神慰藉,让对方感受到温暖。

4 “医生一句顶护士十句”

自从2020年本科毕业,艾菁已做了几年的护士,但她时常产生一种无力感,感觉绝大部分病人没有那么信任护士,只信任医生。“医生说一句顶护士说十句,这是很多护士的心声。”

艾菁记得,有的时候,医生给病人一次性开很多检测项目,需要多次抽血。护士直接去抽血,病人会拒绝,甚至说他不想做这个操作。但护士反馈给医生后,医生亲自来说一句:“这个检测你还是要做的。”病人就同意了。

有些病情发生变化的病人不愿意上心电监护仪,因为身体有些数值异常时,心电监护仪会一直报警提示。但医生过来说一句:“安全起见,这个东西你还是要上的。”病人就会同意。有时艾菁感到惊讶,为什么自己解释了那么多,都不如医生的一句话管用。

此外,出现医患矛盾时,不少护士担忧医院会先在护士身上找问题。艾菁解释说,如果发生医患矛盾纠纷,需要打官司,就涉及定性。如果是护士的责任,事故等级更低,医院方面赔钱少一点;如果是医生的责任,医疗事故等级更高,赔偿也更多。她也常听到病人之间的聊天:“护士懂个啥,你去问医生。”对此,艾菁从起初的沮丧,变得有些麻木。

在她看来,尽管护士的薪资也能达到深圳的平均水平,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,而且护士的天花板比较低,“上限就是护士长,但是一个科室20个护士只有一个护士长。”

5 “有多冷就有多暖”

2022年10月,两年的规培期结束后,艾菁被分配到了最后一个实习的科室——骨科。她感到十分庆幸,因为在骨科碰到特重症病人的概率相对偏低,大多数病人是打球受伤,骑电动车摔了,“第一天住院,第二天手术,住三四天就能出院。”

还有一个原因是,她害怕面对死亡,害怕去看濒临死亡的病人的眼睛。她记得在血液内科实习时,濒死的病人大多数时候都全身浮肿,肤色暗沉,又很苍白。尽管在她的班次上从未发生过死亡,但实习的六个月,她总陷入莫名的焦虑和担忧。

艾菁记得一个身患白血病的癌痛病人,每次疼痛都到了打吗啡(强效镇痛剂)的地步,但吗啡只能管用一小会儿,药性过后她又开始嘶声力竭地喊叫,科室只能把她安排在单独的病房,和其他病人分隔开。直到有一天她没有力气叫了,意味着她离死亡更近了。

“面对随时可能死亡的病人,护士的责任更大,工作强度更高。”艾菁在血液内科的六个月,每周都有病人离世,还有三名规培护士被确诊为抑郁症。夜晚,她走在回家的路上,经常感到很压抑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她还很怕被病人问:“我是不是活不了多久了?”“我还能活多长时间?”她接受的训练告诉她:不能给病人不现实的希望,但也不能消灭他的希望。艾菁通常会询问对方哪里不舒服,需不需要叫医生看一下,并让对方好好配合治疗。

由于护理人员的流失率比较高,艾菁所在的医院从2021年9月开始,由每班工作时长12小时的两班制,改成了长白班、中班、夜班三班倒的模式,护士每周需要干满40小时。

艾菁对护理专业的认知,由“读书不好的人才做护士”,转变成了未来对护理人才的要求将越来越高。据她观察,医院里年资高的护士大多是专科毕业,其中有一部分人读了成人本科,但最近三年,医院招聘的新人大多是本科学历。而高学历也意味着在护理病人、职业晋升、发表科研论文、参加讲课比赛等方面更具优势。

艾菁有时会羡慕没有从事护士工作的同学,不用承担这么重的责任。艾菁本科时的班级有50多人,大一转专业后,只剩下40人。毕业时,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选择读研,从事护理教育,或跨考法学、新闻学专业,还有的人报考了医院其他的医疗岗位,选择做护士的不到一半。

但她也逐渐接纳这份工作和高压力、高价值感的生活状态。还是过年回家,父母向亲戚介绍她工作的时候,只是习惯说,她在深圳的大医院做医生。尽管她强调过很多遍,自己是护士。

(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)
据澎湃新闻